

【《盗墓笔记》前传】
【雪山阎王骑尸之谜】

藏海花

南派三叔
著

藏海花

南派三叔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海花 / 南派三叔.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7

ISBN 978-7-5502-0945-9

I. ①藏…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8541号

藏海花

作者: 南派三叔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版式设计: 刘碧微
内文插图: 张 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77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945-9

定价: 3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2069000

我希望能对自己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做一个定义。

所有这一切的事情，几乎就是在这几年时间发生，把我从一个普通人，硬生生地逼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给我的经历下过很多的定义，但是都没有结果。不是因为我经历的事情太过于高尚，而是因为，这些事情过于复杂、晦涩。

但是我还是要下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一切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不愿意醒来的噩梦。

在写下这几行字之前的几个月里，我几乎要醒了。但是，如今，我发现，这个梦我仍旧要做下去。

藏海花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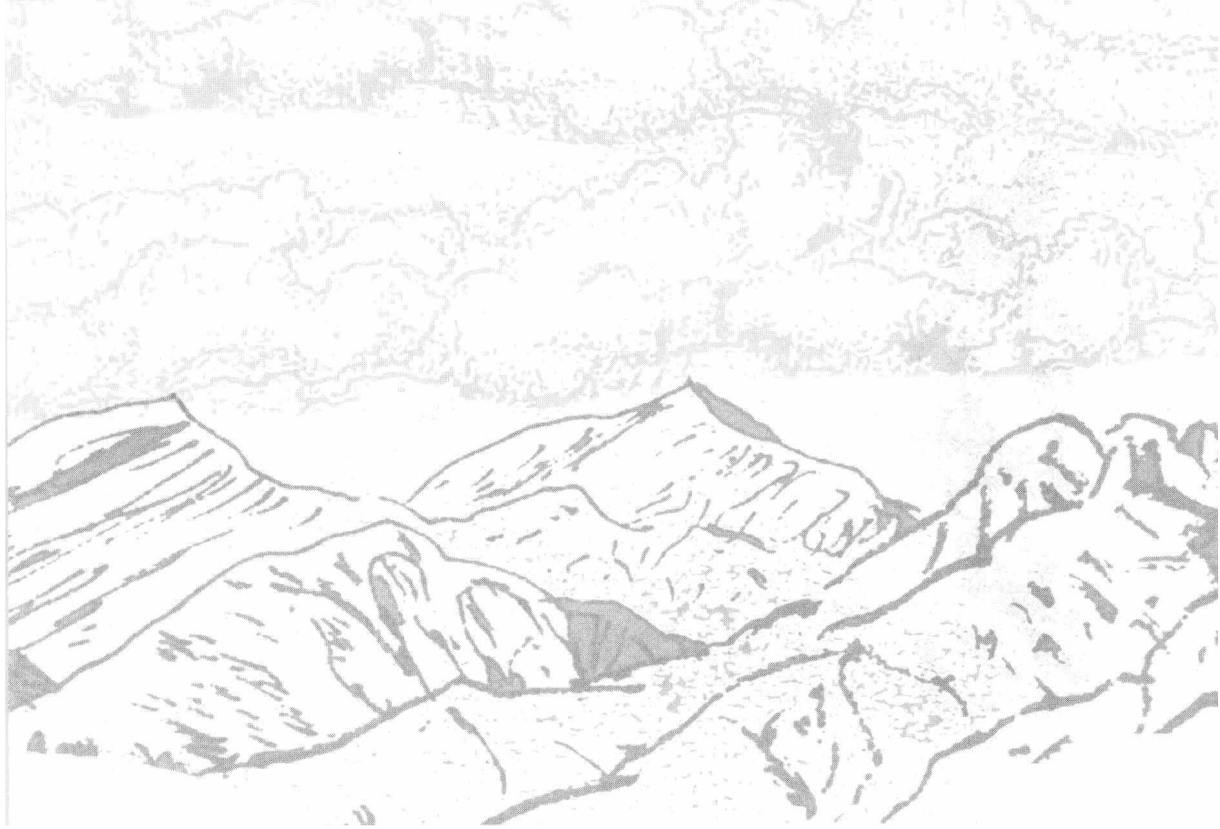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雪山里的神秘部落	061
第十四章	极限的秘密	057
第十三章	关于世界终极的笔记	053
第十二章	进入雪山	049
第十一章	比黄金还贵的黄金	046
第十章	闷油瓶的往事	042
第九章	关于闷油瓶的关键线索	038
第八章	一座喇嘛庙	032
第七章	西藏油画	027
第六章	命运的重启	022
第五章	轮回的开端	016
第四章	第二件怪事	013
第三章	第一件怪事(下)	009
第二章	第一件怪事(上)	005
第一章	起源	001

藏海花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十章	汪藏海的千年伏笔	134
第二十九章	分崩离析的张家	130
第二十八章	艰难的选择	126
第二十七章	七个吴邪	122
第二十六章	与张家人正面交锋	118
第二十五章	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暗号	112
第二十四章	惊人的细节	106
第二十三章	西藏的天罗地网	101
第二十二章	召唤胖子	096
第二十一章	闷油瓶出现了	092
第二十章	独立于其他文明的邪神	087
第十九章	阎王骑尸	081
第十八章	尸香	075
第十七章	冰封的神湖	070
第十六章	守护者	066



第三十一章	胖子的实力	138
第三十二章	胖子的保险措施	143
第三十三章	差点死了	147
第三十四章	奇怪的变动	152
第三十五章	人全部都消失了	156
第三十六章	喇嘛庙封引	159
第三十七章	枚举之王	164
第三十八章	脱身	168
第三十九章	血竭	173
第四十章	误会	177
第四十一章	黄粱一梦	181
第四十二章	张海杏	186
第四十三章	闷油瓶十三岁	189
第四十四章	放野	193
第四十五章	离奇的墓穴	197

藏海花



目录 CONTENTS

附录二	《盗墓笔记》第二季简介	260
附录一	《盗墓笔记》第一季简介	256
第五十八章	山下面的东西	252
第五十七章	之前的情况	248
第五十六章	喇嘛庙	244
第五十五章	往回走	240
第五十四章	快速出发	234
第五十三章	爆炸之后的意外	230
第五十二章	绝境	227
第五十一章	他们的发现	224
第五十章	泥浆池	218
第四十九章	临卡	214
第四十八章	奇怪的机关	210
第四十七章	问题的所在	205
第四十六章	倒挂着的棺材	200

第一章

• 起源

要平心静气地写下这个故事很难，我在此时已经故意压低自己的情绪，才写下了这第一句话。

很多事情，发生了之后，你并不愿意记述下来，因为你知道，虽然这些事情的過程值得让其他人知道，但是，记录它们的过程，使你不得不再去经历那些痛苦、焦灼、疑虑，有的时候你甚至会回到当时的情景中去。那并不是愉快的经历。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宿命，因为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那么，即使我内心渴望去经历这些事情，都没有这个机会，而我偏偏出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家庭里。这种特别的源头，在于我的爷爷，在于他特殊的职业，如果那算是一种职业的话。

用现代人的话说，我爷爷是一个盗墓贼。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长沙一带，我爷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盗墓贼，也就是当地人称呼的土夫子。我们全家之所以对这段经历非常熟悉，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爷爷是公安部的重点通缉对象，好像到了六十年代

才撤销了通缉。

爷爷当年的那些事情，我们家里知道的细节也不多，我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父母一辈的偶然说起，或者偷听我爷爷和几个叔叔的对话。除了一些和家族里的东西，我爷爷盗墓的一些经过，他几乎都没有提起过。

当时我就明白，我爷爷心中一定藏着很多秘密。因为，当年盗掘古墓的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再大再隐晦的秘密，经过半个世纪以后，也一定会变成笑谈，这就是时间的法则。

然而，我爷爷一直到去世，对于这些事情还是讳莫如深，不愿意提及，这是很不正常的。我们说，秘密的解禁，好像染料的稀释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大白于天下。即使我爷爷心中有着再大的执念，当年的事情，也会一点一点地从他心里稀释出来。然而，一点也没有。

当年在他盗墓的过程中，一定发生过什么非常特别的事情，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甚至不会被时间冲淡。

让我更加确定我的判断的是，我爷爷有一份特别奇怪的遗嘱。

我爷爷死得很正常，就和任何知道自己即将死亡的老人一样，他死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去恐惧，他最后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交代后事上。

他的第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他说：“想不到我真的可以死了。”

这句话其他人没有注意，只觉得是老头子年纪大了，临死之前精神有些迷糊，用词错乱了。

我老爹就叹气，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只道：“我们都在这儿，老大老二老三都在这儿，孙子也在。”

“我要交代一下。”我爷爷说道，从这句话可以判断，其实我爷爷的思路很清晰，“我留下的东西，不算多，但是其中有部分应该有些价值，你们三兄弟自己去分，别人家的孩子我不放心，你们三个我最放心。”

我老爹就点头，我爷爷继续说道：“我死了之后，两个小时内必须火化。”

这个要求就有点奇怪了，但是此时也不能忤逆老头子，我老爹只得再次点头。“火化的时候，你们必须保证，火化炉周围三十米内不能有人，不准看炉子内部的景象。”我爷爷继续说道。

这个条件也答应了，但是我爷爷说完之后，家里人都很疑惑。我们安静地

等着，等着他解释一下，或者继续说下去。

然而，老头子说完之后，就没有再说话了，他的眼睛也没有闭上，只是看着我们。

爷爷在当天晚上就去世了，我父亲是个大孝子，按照我爷爷的要求，把事情都做到了。去殡仪馆的时候特别着急，花了很多钱才插了个队。因为是喜丧，所以也没有太过悲哀的情绪。只是火化的时候，我们都被父亲兄弟几个堵在了外面，等骨灰出来才让进去。

所以，虽然所有人都觉得奇怪，但是，爷爷提那几个要求的原因，最后却是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情，因为性格的关系，我也没有采取行动去追根究底，慢慢也就忘却了。现在想起来，其实即将发生的一切，各种痕迹在那时就已四处显现。不在局内，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一到局内，回忆片刻，便会发现到处都是蛛丝马迹。

爷爷去世后我老爹分到了一些财产，都是比较清白的产业。我老爹搞了一辈子地质工作，对古董古玩完全不懂，一直荒废着，后来看到我大学毕业后也没事干，干脆都交给我打理。

铺子的荒废和我老爹的性格有关系，我年轻气盛，接手铺子后决定好好改革，做活做大做强。我找了我一个发小儿，两个人开始做发展计划，到处去收好东西，结果，一连打眼四回，把铺子的流动资金和我发小儿的存款全套进去了。我发小儿铤而走险，和老表去盗掘古墓，结果进去了。我也不敢和我爹妈说铺子没钱了，好在一半的店面是自己的，只需要交另一半的租金和水电费就行了。本来我想把另一半店面退了（最终还是退了），后来想想，我爷爷在的时候就是这么个店面，我老爹虽然不行，至少店面没缩，现在到我手上了，砍一半，肯定是要被我老爹骂的。

于是我只能硬扛，过得格外辛苦。古董这一行一夜暴富、一夜暴穷的事太常见了，但是必须要有流动资金，否则干这一行还不如卖茶叶蛋。也靠得我爷爷当时的名声，每个月或多或少都有几个慕名而来的人。我打着我爷爷的名头忽悠，总有些收成。后来，我就等到了那个叫金万堂的家伙。

金万堂当时也是因为我爷爷的原因，到我的铺子里，他带着一份战国帛

书，希望找我爷爷鉴定。我对于我爷爷的事迹的最初了解，就是几十年前夜盗血尸墓，最后爷爷拿出一份带血的战国帛书，而我爷爷的爷爷、父亲还有哥哥都死在那次事件中。我对这东西还是有点忌讳的，但是，惨淡的经营让我对他的那份战国帛书产生了邪念，我盗拍了下来，准备做赝品卖钱，却意外地发现，这份战国帛书，竟然是一座古墓的地图。

也不知道是因为盗墓贼的遗传，还是因为穷疯了，鬼使神差地，我参与了那次盗掘古墓的活动。在那一次盗墓活动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张起灵。

之后的故事错综复杂，各自成文几乎可以写下百万字了，我和张起灵也成了朋友（是不是真的朋友，现在想起来，我也有点凄凉）。慢慢我就发现，这个张起灵和我爷爷一样，似乎也背负着一个绝对不能说的秘密。而且，我发现张起灵所背负的东西，似乎和我爷爷背负的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不得已开始调查他，很快我就惊恐地发现，这个张起灵自我爷爷那一辈起，就和我们家有着联系，在我爷爷以及我三叔的一些活动中，这个人都以陌生人的姿态出现过。

他和我家三代人都有着交集，而且最可怕的是，我爷爷都已经去世多年，他却以如同我一样的年龄活着。

虽然我相信他对我没有恶意，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吴家闯进了他的谜团之中，还是他一直围绕在我们吴家四周？谁也不知道。

他和我爷爷一样，都背负着一个秘密，它们是不是同一个秘密呢？

我更不知道。

但我爷爷为何留下那奇怪的遗言，我却在这些事情当中，慢慢找到了答案。当年爷爷那一代人所做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所陷入的那些可怕的阴谋，慢慢都浮出了水面。

那个故事已经结束了，在故事的结尾，张起灵带着他所有的秘密不知所踪，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却发现，其实关于他的，仍旧全都是谜。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也有了孩子之后，在我孩子的生命中，这个人还不会出现，还是那张年轻的脸。但是我确定的是，不管这个人身上背负了什么秘密，不管是否和我的家族有关，我都希望在我生命完结之前，结束这一切。

我希望能再次见到他，了解他的秘密。

第二章 • 第一件怪事（上）

先说一件怪事。

马坝镇位于江苏和安徽的交界处，属于淮安，在马坝镇的范围内，有一个叫做马庵的地方，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怪事。

马坝镇所在地在秦始皇时期属于东阳郡，聚集了大量的秦汉古墓，自古以来这里的盗墓贼层出不穷，所以，当地人对于盗墓的防范，十分熟悉。当时马庵有一方土豪，名字叫做马平川，在那一带非常有名，掌控着当地的烟土生意。马家在当地已经盘踞了好几世代，祖坟茂盛。那个年代，战乱不断，马平川在这里收养各路逃兵，发放枪支，马庵一度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地方武装聚集地。

而马庵村后，有一片坟山，马姓家族的祖坟便盘踞在那里。为了防人盗墓，一直派了很多人把守。

那一年，就在这片坟山，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夜之间，村后几百亩田地，以坟山为中心，庄稼全都枯萎而死。

这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恐慌，马平川以为是自己祖坟的风水出了什么问

题，连请了当地最有名的几个风水师傅，八堂会审，试图找办法化解，但最后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马平川做事情魄力十足，当下拿出重金，重新找了一片风水宝地，下令迁坟。

一时之间，村后整块平原烟火四溢，好像打仗一样。马家本家先迁，外家随后，各自找风水先生，做法事，开坟头，鞭炮响成一片。

最开始是本家起棺，马平川的排场做主，几排兵对天鸣枪，马家的人开了自己曾祖的老坟，可是刨了十几米深，竟然刨不到棺材。

祖坟里的棺材竟然不见了。

马平川大怒，下令所有的祖坟在当天全部起棺材，尘土翻飞之下，他们吃惊地发现，自己祭拜了几百年的墓地，所有的坟墓下面，竟然全都没有棺材。

马平川怒不可遏，当即枪毙了看守墓地的几个兵流子，下令刨开所有坟地，看看棺材还在不在。他一定要查明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有盗墓的把他们的祖坟当自动提款机了？是长年盘踞还是监守自盗？

一番彻查之后，马平川便发现，所有的没有棺材的祖坟，全部集中在那片庄稼枯死的田地里。

这件事情几乎成了马平川的心病，当地的风水师知道这种事情一旦参与，很可能会丢了性命，纷纷跑路；也有不少外地的风水师觉得可能是个机会，跑来冒险。其间拉锯了有一个月的时间，直到弄得马平川心烦意乱，被骗得忽悠得都烦了。于是马平川便下令闭门谢客，看到有风水师上门就打出去。

谢客的第三天，马平川在院子里打太极拳，忽然就看到自家的房檐上，坐着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子，一脸恬静，缩在房檐的角上，穿着青布长衫，也就是十几岁的模样。他看着马平川，也没有说话。

他吓了一跳，立即叫来警卫，还以为是狐仙或者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连日来，他对这种事情已经十分敏感了。

其实，他这么想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家的守卫森严，平时不要说小盗贼了，就算是野猫都进不来。这么一个小孩，他是怎么进到这么深的内院的，几进的守卫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出现在这里，只能是邪物啊。

但是他自己去看这个小孩，却发现真的是一个活人，不仅有呼吸，人也是实实在在地蹲在房檐上。

“臭小子，你从哪儿进来的！”马平川自幼喜欢小孩，看清楚之后就好奇起来，拉住要上去抓小孩的警卫，抬头就问孩子问题。

小孩子不说话，只是指了指一个方向，马平川当时没有意识到，小孩子指的就是自家祖坟所在地的方向。

“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谁的家，你怎么敢随便闯进来？”马平川越看这小子，越觉得小鬼长得很干净，不由得欢喜起来。

小孩子这才说话道：“我知道你们的棺材到什么地方去了。”

马平川一皱眉头，他很烦听到这话题，看着小孩，心里纳闷这是什么情况。如果是个风水先生说这种话，无非是骗钱，但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说这个，让人感觉瘆得慌。

作为一方势力，马平川当然不会被这种场面吓倒，喝道：“小子，这话是谁教你的，那些老头子们扯这些鸡巴淡来骗我的钱，你这小鬼也敢多嘴？”

小孩子一点也不怕他，淡淡地道：“我来了这里，要钱可以随便拿。我只是来告诉你，我知道你家祖坟里的棺材到哪儿去了。”

马平川一想也是，都到了内院了，账房就在一边，要钱他可以直接下去拿。这小鬼能来到这里，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去。

他的经验让他知道，这个小孩不会太简单，便收了收自己的脾气，问道：“那你说，我马家祖坟里的棺材，都去了什么地方？”

小孩道：“我这么说你肯定不信，你不妨跟我去墓地走一趟。”

马平川看了一眼警卫，又看了一眼小孩，小鬼就这么淡淡地看着他，让他觉得这是一种难堪的挑衅。

这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马平川觉得，这个小鬼肯定是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完全不值得害怕的人，才会用这种眼神看着他，加上边上警卫在，他一琢磨，在这十里八乡有什么风吹草动，他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他怕什么，难道有人会在坟地里暗算他？

什么大风大浪他没见过，如果有人想暗算他，正好，也让他手下的兵练练。在这里如果怯了，被警卫看见，未免有些丢脸。

马平川对小孩说道：“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下来。会骑马吗？”



小孩子不说话，直接从房檐上翻身下来，动作轻盈得像只狸猫。站定后也不说话，只是点头。

马平川纠集了一批警卫，上马带着小孩，一路狂奔就到了坟山附近。上了坟山，小孩指着四周枯黄一片的区域，对马平川说道：“你看，这片田都枯死了。”

“瞎子都看到了。”马平川道，“小鬼，你最好别耍我，否则老子就地枪毙了你。快说，棺材去哪儿了？”

“你看，这片枯萎的区域，像什么？”小孩说道。

马平川看着四周的枯田，倒是真没想过看看枯田的外形。但是他们站的地方地势不够高，根本看不清楚，于是马平川给一个警卫打了个眼色，警卫翻身上了边上一棵大树，几下便爬到了树顶，四面眺望，往下喊道：“老板，像是一只蝎子！”

马平川皱起眉头，心说还真的有什么说法，也不顾什么形象了，冲到树下，也硬咬牙关爬了上去。来到树冠往下一看，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果然，这片枯萎的庄稼地的轮廓，就如同一只巨大的、张牙舞爪的蝎子。

他朝下对着小孩大吼：“这是怎么回事？”

第三章 • 第一件怪事（下）

这个形状非常工整，绝对不会是自然形成的。但是，要人来做出这种事情，而且是在一夜之间让庄稼枯萎成这个形状，这怎么可能呢？

“这片区域的地下，埋着一个巨大的东西。”小孩说道，“你看到的，是它在地面上的‘影子’。”

马平川从树上下来，再次上马，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一来，他有点懊悔自己怎么疏忽了，没有早发现这形状的奥秘。二来，这个孩子的说法还是让他有些将信将疑。

什么意思？地下埋着一个巨大的东西，它的影子是一只蝎子。“影子”为什么会让田里的庄稼都枯死了呢？地下巨大的东西又是什么，难道是一只巨大的蝎子怪？

这怎么可能呢？但如果真有如此巨大的蝎子埋在地下，自己除了跑路也没什么能做的啊。

孩子策马往前，一路往山下走，对马平川道：“你们这片坟场，建在一个古墓的上方，你看到的枯死的范围，就是那个古墓地宫的范围。古墓大概在